



文·圖——黃庭茹（台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文化圖資組長）

Frame 粹

框架

原住民專班遍地開花，其實一般生應該不太注意大學院校系所，有開設的原住民專班，多半都是有原住民身分的學生會注意到。但是這些族群的學生有多少人知道原住民專班入學後在做什麼，要讀些什麼呢？很多學生回答都是：「因為比一般系所好考就考了」、「因為不知道想要做什麼，就考了很多原住民的地方，感覺很好玩」、「看系所名字應該很好玩」。以我自身的例子來說，第一個學生回答的正類似我當時的想法。

把我們特別「框」了起來

幾年前入學了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的我，一開始當然對於大學生活充滿著期待，同時也對於「原住民專班」一詞感到疑惑。我們要學原住民族相關的課程嗎？我們學得跟別的學生不一樣嗎？在4年就讀期間解出的答案是：「完全跟一般生一樣，只是把我們這群有原住民身分的學生們，特別『框』了起來。」為什麼會說框起來？有點很重要，就是入學途徑。入學時不需要特別技術，甚至成績，一開始也成為影響這專班發展因素之一。但其實接下來我要說的，大家會慢慢發現這因素，與我們學生本身並不衝突。

世新傳播學系有堂必修課，在大一時以每班為一組，組成製片小組，有限的時間及主題下，拍攝短片、微電影，最後再播放影片並現場展演。我還記得那時整個過程中，全班都出現了（對於大學生其實很難會有全班出現的現象），而且每個人都負責很多工作，因為比起一般的班級，我們人數少的可憐。其實我們的劇本跟一開始的不太一樣，但主軸都是以一位原住民學生找回自

我（原民身分）為主軸，這應該可以說是展現了我們freestyle的個性了吧。那時大家都很投入製片的過程，我們甚至冒著風雨跑到桃園復興鄉拍攝（我還記得那時候颱風來臨，手機訊號有限的狀態下師長不斷電話關切），因為我們覺得只有回到我們原本熟悉的環境，才有辦法拍出我們想要的感覺。最後在展演的時候我們以大合唱謝幕，與觀眾互動反應極佳，也深受評審喜愛。感覺穩第一或第二了？不，我們得的是優等獎（第六名）。原因是：課堂出席率過低，影響整體分數。雖然大家都略為失望，但我們很享受過程。課堂出席率的原因是什麼？很多人為了維持生活，出去打工錯過了上課時間，或者前一晚太過樂天以至於樂天到忘記上課。但因為這樣就沒辦法做出一部好片子嗎？也不盡然。框架不能等於我們的能力，跳脫框架，我們也能有其它發展，只是要怎麼發展需要用不同面向去思考而已。

在大學4年中，我們學習的課程內容就跟一般學生一樣，動畫課程、設計課程、媒體類課



《原新·原心》跳水拍攝現場大雨不停，河水兩邊設安全線讓演員有地方抓，作品曾獲世新傳技第六名、第一屆教育部Mata獎評審獎。

很多人為了維持生活，出去打工錯過了上課時間，或者前一晚太過樂天以至於樂天到忘記上課。但因為這樣就沒辦法做出一部好片子嗎？也不盡然。框架不能等於我們的能力，跳脫框架，我們也能有其它發展，只是要怎麼發展需要用不同面向去思考而已。



程等，要問有沒有不一樣的地方？有部分老師會為了我們班的程度與一般生不同而降低課程難易度，我還記得在大一時的電腦動畫課，老師細心教了很多基礎，幾乎全班都可以做出一個原住民風格的3D人物模型，雖然可能到大四時一半的同學都忘光了，但這可以成為一個老師為了專班降低難易度而成功的例子。也有很多選修課跟其他人一起修的，最後很多人都會被當掉，或許因為功課太難、出席率太低等，也很少有因為你是專班的學生有差別待遇（說實在的這班原住民專班，在全校裡可能本系的人知道，其它系所的學生都不了解甚至不知道存在），又或者是說造成老師的評分困難，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去設定評分標準，畢竟還是存在著能力落差。你說，沒有設立特殊課程就為了專班嗎？是沒有的。可能我們被賦予更大的期待之進來都是學習一樣的專業技能知識，希望畢業時也有同等於其它學生一樣的能力。



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動畫組原住民專班第一屆畢業生。



數媒系女籃合影—其作者同班同學為左後一黃以馨、右一吳宣、右後20號球衣余宣妮、中23號球衣伍彥潔。

外界不太了解現在原住民專班面臨的問題，也不了解原住民專班設立的原因、願景。以我自身的想法來看，現在應該要從現有的班級去討論需要改變的課程等問題，而不是單方面的改變政策相關問題，就像是治標不治本。



突破框架

難道我們只有被老師當掉，作業永遠不會過嗎？也不盡然。我們也有許多優勢，像是體育、音樂，這些被天生賦予的技能。但是用得上嗎？記得系上原本沒有女籃隊，在我們班的幾位美女催生下成立後，打出不少好成績！上述提到我們製作的影片，裡面音樂很多都是同學們自己重新製作，自彈、自唱。甚至一直到現在，他們都有屬於自己的band，也自己繪畫形象設計等。在經過四年努力，在畢業製作結束時，我們班上就出了幾支原住民相關動畫影片、故事MV，像是《風動傳奇》、《哈路斯》、《MINOKAY》、《TRIP》，這些動畫也得了每一屆教育部舉辦MATA獎的各式獎項。最後過半的人也順利地如期畢業了。在這想要說的是，雖然這專班一開始不被看好，那只是一開始我們被侷限於一定要怎麼做、一定要按照什麼的規定，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可以慢慢自己了解，不需要按照一般人看待我們的框架去做，我們也可以做得很好。要思考

的是，那些為了專班而設立的規定、計畫等，真的適用在我們身上嗎？在這過程中是不是有依據我們學習狀況而去適時調整課程內容？那現在還是專班的學生呢？他們所遇到的難題是不是還跟我們一樣？

自我的努力與改變

就學期間系主任或老師們偶爾會詢問班上同學學習狀況並讓大家提出想法，令人挫折的是，通常提出的想法都會沉入海底，可能是盡力解決但最後發現很難改變這些狀況都會有。外界不太了解現在原住民專班面臨的問題，也不了解原住民專班設立的原因、願景。以我自身的想法來看，現在應該要從現有的班級去討論需要改變的課程等問題，而不是單方面的改變政策相關問題，就像是治標不治本。如果一直保持著：「我只要提出政策，他們就會改變，就會進步。」的想法可能原住民專班這一詞未來就會消失，不知道現在有多少個原住民專班是成功的幫助到學生，在這成功的意思



作者同班同學鄭佑寧製作的3D阿美族人物設計建模。



作者同班同學傅文、謝永陞(Pom Pom)所在樂團「DATS DA SHIT」人物形象設計之一。(Pom Pom設計)。

是，真的以那些制定制式的政策下，打造他們的願景。至少現在我知道很多人的發展都是以自我意願去形成的，並不是透過這個班級成立後形成。不過我不是專家學者、政治家，單純以自身經驗提出想法意見，或許有時候改變就是需要nobody。Who knows?我只知道的是，以我們這屆的畢業生來說，不管是讀書還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他們都很努力也很專注也抱著熱情。有人自學了日文，打贏了所有日文系的學生得到獎學金並且去日本完成留學一年，到現在已經在日本就業、生活；有人從玩吉他、玩鼓，一直到現在有了名氣，有了樂團；



作者團隊製作泰雅族神話故事動畫《風動傳奇》曾獲第三屆教育部Mata獎銅獎、入圍 ASIAGRAPH Reallusion Award 2016並參決賽製作「彩虹橋」。

有人真的很努力又認真的學習動畫，當完兵還能被挖角到上海投入動畫產業；又或者是其他人雖然不容易但找到不少好工作，這也算一種努力展現熱情。我曾任記者那年，記得當時很多人問：為什麼讀動畫出來做記者？妳雖然不是很優秀但要繼續做動畫也可以吧？一開始我都會回，其實就是意外得到一個機會，意外去試了就應徵上了。但現在我會說，所有結果的成因都不會是巧合，一定是每個人自己去做了不同的努力而導致的。如果真的要改變原住民專班遇到的難題，可能需要更多人認真地去努力改變而不是只是試水溫的方法等著看「失敗的成效」，原住民教育再以試水溫的方式可能就晚了。◆



黃庭茹

來自金門及宜蘭縣大同鄉梵梵部落的泰雅族。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畢業。目前任職台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擔任文化圖資組長，主要推動全台北市原住民族語遠距教學、原住民族教育相關教材、資源整合等。曾任原民台文字記者，負責國內外新聞事務、原民事務以及熟悉各地聯絡窗口。